

萌动天下
KIDSDOUBLETANG



心晴坊
女性阅读



这一生，他若愿意娶她，
她便与他举案齐眉。
他若不愿，她便常伴青灯。

闲妻 萌夫

墨枫
XianQi
MengFu

潇湘书院人气大神
【墨枫】
打造最萌最毒舌男主

淡定奇葩女勇敢“娶”
魔教教主的驭夫血泪史

人却被退婚！
要向她提亲？
借问姻缘何处有，直教他寻觅良久。

驭夫秘笈

想要美男多听话，没日没夜把他夸。
想要美男不花心，偶尔变身小清新。

网络原名：《闲妻邪夫》

闲妻
萌夫
墨枫 著
Xianqi Mengfu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目录

【下】

第二十五章	云是何人/001
第二十六章	再次相逢/011
第二十七章	一纸休书/027
第二十八章	深情一吻/040
第二十九章	心生醋意/055
第三十章	银库被盗/070
第三十一章	另有所图/084
第三十二章	斗智斗勇/100
第三十三章	一夜缠绵/115
第三十四章	改变石阵/129
第三十五章	暗中使诈/139





目录

下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六章 | 命悬一线/150 |
| 第三十七章 | 途遇高人/160 |
| 第三十八章 | 力不从心/173 |
| 第三十九章 | 铲除恶人/183 |
| 第四十章 | 物是人非/196 |
| 第四十一章 | 终于相见/209 |
| 第四十二章 | 平定内乱/222 |
| 第四十三章 | 患昏睡症/235 |
| 第四十四章 | 去普华岛/249 |
| 第四十五章 | 并肩作战/261 |
| 第四十六章 | 惊心动魄/268 |



第二十五章 云是何人

三年后。

“慕容妹子，做人要厚道，你这样公然与我抢生意，有违江湖道义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别以为‘嗯’一下就没事了，我的八卦楼已经一个月没生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怎么活啊！”

慕容云舒想了想，淡淡道：“我这里不缺人。”

就算缺人她也不去！

“慕容妹子，咱俩商量件事，如何？”

慕容云舒眼神微动，沉默须臾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收费经营。”

“我不缺钱。”

“可是我缺啊！”云四娘欲哭无泪，“你在我的八卦楼对面开了一家一模一样的九卦楼，还不收费。你这不是存心想逼死我吗？”有白吃白喝的地方，谁还会去她的八卦楼？

“逼死你只是顺便。”

还真直接。云四娘搞不懂自己以前为何会欣赏这不食人间烟火的破孩子。

“算我怕了你。只要你让这家劳什子的九卦楼关门大吉，以后你要什么消息，我全部免费送上。我要是食言收你半分钱，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！”云四娘指天发誓。

慕容云舒沉默了一会儿，似在考虑云四娘的提议，半晌，道：“我当老板娘当得很开心。”

云四娘心中后悔不已，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子。早知今日，当初慕容云舒来找她要无花谷的情报时，她就应该直接坦白地跟她说“不知道”。唉，她那日一定是脑袋被门挤了，才会故意开天价，让慕容云舒以为她不是不知道无花谷的情报，而是不想卖。

结果，目的达到了，面子挽回了，酒楼也快破产了。

她哪里会料到这个看起来冷冷清清的女子脾气居然这么大，一怒之下竟开了家九卦楼与她抢生意。当她看到九卦楼门口立着的“吃喝免费”的牌子时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不过，好在慕容云舒的要求比她的还苛刻，所以多少还有一些不够资格进九卦楼的江湖人，不情不愿地住进她的八卦楼。

想她云四娘闯荡江湖二十几年，虽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，但也

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，如今竟沦落到“捡剩饭”的地步。苍天无眼，奸人当道啊！云四娘抬眼望着天外的碧海蓝天，心中分外凄凉。

“你如果想知道无花谷的消息，就开出价，到时候自会有人把消息送上门来。”云四娘道。

“多谢。”

“我说，你去过蜀中，怎么没见到楚长歌？该不会江湖上的那些传言是真的吧？”

“一万。”

云四娘一愣：“什么一万？”

“这个消息的价码。”

半晌，云四娘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想提这事你就直说，何必开口便是钱，多伤感情。”

慕容云舒放下手中的书，抬眼看向她，淡淡道：“这不是你的一贯作风吗？我以为你喜欢这样。”

“嗯——”她是喜欢跟别人提钱，可不喜欢别人跟她提钱啊。

慕容云舒又看了她一会儿，垂下头继续看书，一面看一面漫不经心地问：“还有其他事吗？”

云四娘稍稍愣了一下：“暂时没有。”

“那慢走不送。”

“我没说要走。”

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你还没答应我……”

云四娘话还没说完，慕容云舒便打断道：“绿儿，送客。”

“是，小姐。”绿儿立即朝云四娘做出一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
“慕容妹子，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你来蜀中找楚长歌时，我为你提供进梁王府的密道，你因此而欠下我一个人情？”

“那么久远的事，谁还记得。”慕容云舒的声音波澜不惊，好似那件事真的不曾在记忆中停留过。

云四娘立时柳眉倒竖，正想指责她说话不算话，一抬眼却瞧见她一脸平静。

沉吟片刻，云四娘僵硬地说道：“不记得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就当那个人情白送你了。”说罢，扬长而去，背影不若来时那般风姿绰约，染上了沉重。

“小姐……”绿儿欲言又止。

“退下吧。”

迟疑半晌，绿儿还是答道：“是。”

自从姑爷失踪后，小姐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。算算日子，她们离开皇宫寻

找姑爷已有三年了。这三年里，她陪着小姐走遍了大半个大业王朝，却依旧没有得到与姑爷有关的消息，连只言片语都没有。

姑爷，你到底在哪里？

慕容云舒也在心里问过无数遍，楚长歌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拜托你传来一点消息，哪怕是绕几个弯，打几个转，只要与你有关就够了。

一个人怎么可以消失得这么干净，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，好似他从来不曾来过这个世上？

自从楚长歌失踪后，魔教也四分五裂，都散了。不过江湖上偶尔还会出现一些关于魔教中人的消息。每每听到那些消息，慕容云舒就感到特别亲切，还能作恶就表示活得不错。

听说凤城又开始在江湖上活跃了，再次声名鹊起。不过他只医别人医不好的病，专解江湖上无人可解的毒。

再过一些日子，楚慕容就满八岁了。他这个幼年皇帝把国家治理得很好。虽然当初离开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“我等爹娘一起回来”，但是慕容云舒感觉到，他其实清楚她离开的原因，也知道重逢难有期。

对楚慕容，慕容云舒除了爱，便是内疚。她这个当娘的，实在很不称职。好在楚慕容少年老成，能够体谅她的心情，原谅她的自私。

慕容云舒缓缓抬眼看向夜幕中的点点繁星，天边的漆黑深得让她感到害怕。大家都过得很好，我也过得很好。你呢，过得好吗？

得益于八卦楼的高门槛，八卦楼还在苟延残喘着。云四娘每天数着那点塞牙缝的收入，感到无聊极了。她是一个极爱听八卦的人，现在武林内幕都去了八卦楼，她这里只剩一些谁和谁结成亲家、谁和谁打架的家长里短，实在很无聊。

“罢了罢了！关门。”

“现在还早。”

“早什么早？一上午连只苍蝇都没有飞进来，这店开得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开了不开了！”云四娘泼辣地摆摆手，道，“从今天起，八卦楼关门大吉。”说罢，她气势汹汹地朝对门走去。

“老板娘，您不要冲动啊！八卦楼的那两尊门神可不是一般的厉害。”

“管他是一般厉害还是两般厉害，我又不与他们动手。”

“嗯——那您这是想去干吗？”

“吃午饭。”

“啊？”

不管一脸目瞪口呆样的伙计，云四娘阔步踏进八卦楼。

“闲人免进。”八卦楼的两尊门神同时伸手拦住云四娘。

云四娘见状捂嘴呵呵一笑，动作是小姑娘娇羞样，眼里却全无娇羞之色。笑了一阵，她才道：“两位公子真会开玩笑，我们昨天才见过面的，别告诉我你们

不记得了。”

“昨天那么久远的事，谁还记得。”

云四娘瞪大眼：“你们被里头那个传染了不成？说起话来跟少林寺的和尚似的。”

这时，一道气定神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少林寺的和尚怎么了？”

云四娘闻声回头，当即惊叫一声：“李无奈，你怎么还俗了？”

李无奈嘴角微颤：“贫僧法号心明，这是胡子，不是头发。”

“嗯——”云四娘大窘，“和尚也有胡子吗？”

“没有胡子的那是太监。”李无奈黑着脸说。

云四娘眨眨眼：“大师，你讲话太不像和尚了。”

李无奈也很无奈，一遇上熟人，他就会控制不住地露出本来面目。

“所以说不是剃了光头就能当和尚的。有人天生仙风道骨，有人当了三年的和尚还是脱不去一身俗气。”慕容云舒悠悠地走过来说。

他忍，百忍则刚。李无奈压下胸中的不满，挤出一个超凡脱俗的“大师笑”，道：“三年不见，女施主还是这般言辞犀利。”

“大师过奖了。”慕容云舒淡淡地说。她站在门口，没有请他进门的意思。

“贫僧能讨杯茶水喝吗？”李无奈问。

慕容云舒道：“不能。”

须臾，李无奈脸上的“大师笑”僵硬了。

云四娘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解释道：“想进这个门，必须有她看得起的情报。”

李无奈闻言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情报是有，但不知女施主是否看得起。”三年前他对方鸿飞手下留情害楚长歌下落不明的事，他至今难以释怀。这三年来，他也在不断地打听楚长歌的消息，老天开眼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。

“说来听听。”慕容云舒的口吻还是那么轻淡，心底却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旁人或许不知道，但是李无奈肯定知道她不会对楚长歌以外的事情感兴趣，所以这个情报，一定要与楚长歌有关。

李无奈道：“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‘云’的杀手？”

不等慕容云舒回答，云四娘便抢着道：“‘云’虽然刚出道两年，但现在已是江湖杀手榜上第一人。这么厉害的人物，有谁会不知道？”

慕容云舒微微颌首，表示她赞同云四娘的话。

“我前些日子刚与他交过手，他的武功路数……”说到这儿李无奈看着慕容云舒，沉默了几秒，道，“与楚长歌如出一辙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长久以来堵在心口的巨石应声崩裂，碎成一地。慕容云舒感觉浑身的血液开始沸腾，手脚隐隐颤抖，隔了许久才问：“到哪里可以找到他？”声音平淡如水，语气却迫不及待。

李无奈道：“没有人可以找到云，除非他来找你。”

是夜。

“云舒……云舒……”

睡梦中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慕容云舒睁开眼：“楚长歌？”她又惊又喜地抓住他的手，“你终于回来了！”

“不，我只是回来看看你。现在还太早。”

“什么太早？”

“与你见面，还太早……太早……”

“不……楚长歌……不要走……不要走……”

“不要走！”慕容云舒大叫一声，猛地坐起来，原来方才只是一场梦。

三年来梦到过他无数次，唯独这一次真实得不像在梦里，手上仿佛还残留着他的温度。

握住空空的手，回想起白天李无奈说的话，慕容云舒望着窗外灰沉沉的夜色，眯眸起来。

翌日，慕容云舒找来云四娘，开口便道：“我给你钱，你找杀手来杀我，如何？”

“啥？”云四娘目瞪口呆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慕容云舒又道：“一般的杀手不行，我要‘云’来杀我。”

云四娘眨眨眼，再眨眨眼：“慕容妹子，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”

李无奈满脸黑线，吃坏肚子与找人杀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吧。

“你照办便是。”慕容云舒淡淡道。

云四娘想了想，问：“那我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八卦楼给你管理。”

云四娘闻言大喜：“成交！”她一定要把八卦楼整垮，哼哼。

慕容云舒好似看透了云四娘的心思，冷冷地瞥她一眼，道：“慕容府有的是钱，开一家酒楼扶危济困算不上什么。”言下之意，不管你怎么玩，有慕容府在背后撑腰，八卦楼垮不了。

扶危济困……李无奈的眼角狠狠地抽了两下，这样说来，在她眼里还有人是不贫困的吗？

云四娘则感到非常沮丧，不能玩垮，难不成要替她赚钱？不不不，这太对不起八卦楼了。可是，既不能亏本又不能赚钱，岂不是太委屈她的才华了？难，真是难啊！云四娘一阵摇头晃脑，长吁短叹。

“以你的人脉，请个杀手有那么难吗？”慕容云舒淡淡地问。

云四娘摇头：“我为难的不是这件事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……”云四娘刚想说出心中的矛盾，忽然记起自己面对的可是慕容云

舒，连忙改口，嘿嘿笑道，“我是担心‘云’不肯接单。”

慕容云舒拧眉：“为什么？杀手不是只认钱吗？”

“‘云’与别人不一样。”李无奈道，“他只杀他愿意杀的人。如果他不愿意杀你，就不会接这笔生意。如果他想杀你，就算没有人付钱，他也还是会杀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他并非职业杀手，而是业余的？”慕容云舒问。

李无奈嘴角微抽，非要用“业余”这么轻松的词吗？说得好像杀人是一种娱乐似的。

“他的身份在江湖上一直是一个谜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更没有人知道他不是职业杀手。”李无奈回道。

慕容云舒闻言沉吟半晌，道：“那你认为谁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？”

“你想守株待兔？”

慕容云舒的风眸闪了闪，不置可否。

李无奈思索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我上次碰到他时，他正在追杀江州四怪。我见他武功路数眼熟，便多事插了一手，也因此让江州四怪逃过了那一劫。不过，他应该不会就此罢休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他还会继续追杀江州四怪？”慕容云舒问。

“嗯。”李无奈点头。

慕容云舒凝神想了想，又道：“江州四怪行踪飘忽不定，等我找到他们时，说不定已经来不及了。要想见杀手云，必须在他之前找到他的下一个目标。”她几年前与江州四怪有过一面之缘，那四个人能活到今日已算奇迹。

李无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慕容云舒又问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可能成为他的目标吗？”

“其他目标……”李无奈垂首细想，在脑中搜寻江湖上的大奸大恶之徒。

这时，云四娘甚是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还用想吗，眼前不就有一个？”

慕容云舒与李无奈同时看向她，异口同声地问：“谁？”

云四娘纤纤素指一伸，指着李无奈白白净净的鼻子，特轻佻地眨眨眼笑道：“不就是大师你？”

顷刻，李无奈的面部肌肉狠狠地抽了两下：“女施主不要开贫僧的玩笑。”

云四娘翻了个白眼，摆手道：“得了得了，现在又没有外人，你就暂时还俗当一会儿正常人吧。施主、贫僧的，你说着不别扭，我听着都别扭，怪难受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李无奈正想辩解，却见慕容云舒也一脸“此言甚得我心”的表情，他的一张大师脸顿时黑了。这年头，当和尚也有错？

慕容云舒又瞟了李无奈两眼，问云四娘：“云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“他看到了云的容貌，云当然不会放过他。”云四娘真心认为这个问题很白痴，但是介于对方是老谋深算的慕容云舒，她还是将内心的鄙视情绪给藏了起来。

云四娘说得云淡风轻，慕容云舒听得满面震惊，问李无奈：“你看到过云的面貌？”

“嗯。”李无奈点头。

嗯？没有其他什么要说的？慕容云舒一脸淡然地盯着他，心里却迫不及待，迫切想听到下文。

李无奈原本不想提这茬儿，但是既然被云四娘说破，他只好说道：“不是楚长歌。但是他的身材、武功路数与楚长歌的一样，连出招习惯都一模一样。若不是那张脸和眼神陌生得令人发憷，我当时就与他相认了。”

“武器呢？”慕容云舒问。

“他没有用武器。”

慕容云舒忽然想到楚长歌，也只有面对劲敌时才会用武器——青龙。如果云真的是楚长歌的话，那么青龙一定在他身上。因为少林寺已故的方丈大师曾说过，青龙是上古神器，会认主。

想到此，慕容云舒只觉浑身的血液都苏醒了。老天到底还是可怜她的，终于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。

自从知道李无奈可能是云的目标之一后，慕容云舒就将他强留在了自己身边，寸步不许离开，只差没用绳子把他捆在身上。对此，李无奈深感无奈。

“好在云只在白天杀人，不然，麻烦可就大了。”李无奈道。

彼时，慕容云舒正在作画，听到他的话，抬头奇怪地瞟了他一眼：“能有什么麻烦？”

“如果他晚上也杀人的话，那我晚上也得在你的视线范围内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还不麻烦？”李无奈道。

“就算麻烦，那也是我的麻烦。”

“我也很麻烦好不好。”

“我知道你很麻烦。”

“不是，我是说……”李无奈还想解释，却见慕容云舒已经重新低头去作画，完全不给他翻身的机会，只得挫败地叹一口气，有些自暴自弃地说道，“女人都不讲理，所以我选择当和尚。”

“给你一个讲理的女人，你就不当和尚了吗？”慕容云舒一面作画一面反问。

“呃——”当然不是。李无奈悻悻地摸摸鼻子，转移话题道，“你说，为什么云只在白天杀人呢？杀人放火这种事，不是最适合在夜黑风高的晚上做吗？”

“像你这种从来不杀人的人，说了你也不会明白。”慕容云舒一副懒得解释的口吻。

李无奈顿时满脸黑线：“难道你杀过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云为什么选择白天杀人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我知道了？”

“.....”

过了一会儿，慕容云舒才认真回答李无奈的问题，淡淡道：“或许他只是想与众不同罢了。有些人就是喜欢与别人不一样。”

“这一点倒是与楚长歌挺像的。”李无奈道。

闻言，慕容云舒作画的手抖了一下，一滴墨汁滴在画布上。忽然，慕容云舒想到刚认识楚长歌那会儿，自己也是手一抖，一滴墨差点毁了一幅画。后来她从那滴黑的墨迹开始，画着画着，竟画出了一个英俊的男子。现在想来，其实在那个时候，她已经将他深深地刻在了心底吧。不然，又怎会画得出来那么栩栩如生的人？

望着画布上那张只有轮廓的脸，慕容云舒忽然笑了起来，还需要什么青龙，只要他敢出现在她面前，她就能认出他来，闭着眼她也能，她相信自己的心。

慕容云舒等了一个多月，始终没有等到云来光顾八卦楼。不是见过他的容貌的人都得死吗？为什么不来杀李无奈？

“大概是不知道他在这里吧。”云四娘道，“赶明儿我放出消息，说李无奈在八卦楼，让江湖上的朋友有仇的来报仇、有冤的来报冤。”

李无奈额角暴跳：“你很想我死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是想看少林方丈被追杀而已。”云四娘道。

李无奈扶额道：“云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他不是楚长歌，那我就死定了。”

云四娘道：“放心。八卦楼的两尊门神厉害得很，有他们在，你死不了。”

说到那两尊门神——夺魂与索命，李无奈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慕容云舒：“楚长歌的四大护法呢？”

慕容云舒缓缓摇头：“我也想知道他们在哪里。”

又过了几日，云还是没有来光顾八卦楼，慕容云舒便召集李无奈和云四娘来想对策。

“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”慕容云舒忽然自言自语般喃喃道。

“你想主动去找云？”云四娘问。

“不，让他来找我。”慕容云舒摇头道。

“他只杀该死之人。你这里又没有该死之人，他怎么会来找你？”云四娘问。

“是，现在没有。”慕容云舒道。

云四娘不解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慕容云舒没有回答她，沉思片刻，对李无奈说道：“大师可否帮个忙？”

听到“大师”二字，李无奈顿感一阵冷气掠过全身，他无奈且谨慎地说：“你先说是什么事。”这世上的麻烦多半不是因为答应得太快，就是因为拒绝得太慢。他可不想自寻麻烦。

慕容云舒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然后递给他。

“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故弄玄虚。”李无奈一面嘀咕一面接过纸来看，当他看到纸上那几个大大的黑字如扫把星一般对着他龇牙咧嘴时，差点被气得脑充血，“你你你……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“你就说你帮是不帮。”慕容云舒淡淡地说。

“不帮。”士可杀不可辱，李无奈果断拒绝。

慕容云舒不怒不恼，甚是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行。我明天就派人一把火烧了少林寺。”

云四娘见李无奈一脸恨不得去死的表情，奇怪地眨了眨眼，从他手中抽出那张纸展开一看，先是一愣，接着捧腹大笑：“哈哈——”笑声震耳欲聋。

“笑什么笑？小心我第一个就光顾你！”李无奈恼羞成怒，黑着脸气急败坏地说。

笑声戛然而止，云四娘怔了怔，随即脸上漾出一个极媚的笑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无奈：“能够被大师光顾，是奴家的荣幸。”

“你——”李无奈气结，一甩手，对慕容云舒说道，“你去烧了少林寺吧。反正当初重建少林的银子是你出的，你爱怎么烧怎么烧。”

慕容云舒想了想，道：“点火烧钱不打紧，但是烧寺庙……有损阴德。”

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李无奈一脸得意。

“可若不加以报复，又不是我的风格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让你那些徒子徒孙尽快卷铺盖走人。”

“……”

慕容云舒不理睬早已凌乱的李无奈，慢悠悠地问道：“绿儿，你说少林寺那块风水宝地，用来做什么好？”

“嗯——”绿儿歪着头想了想，道，“风水宝地……用来住最好。可是小姐若是住在里面，总感觉有些怪。”

“那种晦气的地方，我为什么要去住？”慕容云舒淡淡反问。

“呃——刚才不是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吗？”绿儿摸不着头脑。

慕容云舒道：“对死人来说是风水宝地，对活人来说就有些晦气了。”

“这样啊！”绿儿一脸恍然大悟，道，“那就给死人住啊——”话音未落，绿儿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气，连忙打住。她缩了缩脖子，噤声不敢再多言。

慕容云舒道：“嗯，给死人住正好。慕容府什么善事都做过，就是没有帮忙埋过尸，就把那里当乱葬岗吧，以后要有人死在那里，就地埋了，也算是积德。”

乱葬岗……李无奈已经无法言语了。少林寺若真变成乱葬岗，他活着没脸见人，死了也没脸见鬼。

最后，为了少林寺的声誉，李无奈不得不向“恶势力”低头，献出了自己的声誉。

第二十六章 再次相逢

半个月后，八卦楼人满为患，靠门而坐的两个江湖大汉聊了起来。

“听说最近西蜀一带出现了一个采花大盗，半个月下来作了十起大案，还总是在白天作案。现在的江湖真是越来越乱了，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哪家的千金。”头上绑着草绳的大汉说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，那个采花大盗在作案前，都会事先向受害者发出采花帖，还有一锭纹银，所以被大家称作‘白银盗’。”

“一锭纹银就想玷污人家姑娘的清白，真是侮辱人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，我还听说啊……”大汉压低声音，继续说道，“听说八卦楼的东家昨晚收到了采花帖。”

“啊，此话当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可是我听说八卦楼的东家是慕容府的大小姐。且不说慕容府财大气粗招惹不得，单是她的夫家，就足以令人闻风丧胆、望而却步。那采花贼莫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，竟敢打她的主意？”

“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！”大汉喝一口酒，将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，道，“那楚长歌早就在江湖上消失了，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慕容云舒只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，那白银盗愿意碰她，是她的福……”大汉的话说到一半，只听耳旁刷的一声响，一根筷子插到了他头上。

“谁？谁暗算本大爷？”大汉拔出头上的筷子拍案大叫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就会夹着尾巴赶紧离开。”一道笑呵呵的声音从柜台处传来。

“是你？”见对方不是好惹的，大汉的声音弱了几分。

“当然不是我。”云四娘捂着嘴巴又笑了一阵，道，“若是我，那根筷子此时必然插在你的眼珠子之中，叫你拔不出来。”她还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，娇媚无比，不带半点杀气。

大汉心一惊，立刻明白对方是有意放他一马才只将筷子插在他的头上，于是默默坐下，眼角一晃，晃到角落里一个戴着斗篷的黑衣男子，不禁感到疑惑。他坐在门口就是为了守住这个地方，观察所有来人，可——此人是何时进来的？

发生了刚才的小插曲后，八卦楼内所有的客人都注意到了角落里的斗篷男子，心中皆疑惑不已。

云四娘也笑吟吟地睨着斗篷男子，朝跑堂的打个响指：“去把老板娘叫

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一身雪白裙装的慕容云舒现身大堂，清丽的眉目依旧动人，肌肤吹弹可破，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，就是那一头越来越秀丽的长发。

慕容云舒经营八卦楼有一段日子了，但是几乎不在大堂出现，是以在座的江湖客，即便是常客，也是头一回见到她，不禁看直了眼，皆在心中叹道：难怪那白银盗会对她下采花帖。

慕容云舒无视周遭火辣辣的注视，走向云四娘，淡淡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云四娘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大堂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稀客。”

“稀客？”慕容云舒挑眉，环视屋内，突然，目光停留在某个方向。

“是稀客吧？”云四娘在她耳旁低笑。

慕容云舒哪里还听得到云四娘的话，她怔怔地望着斗篷男子，只觉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转动，大脑也停止了思考。

突然，慕容云舒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冲动，快步跑上前，在周围人错愕的目光下，一把掀开了黑衣男子头上的斗篷。

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好一个冰雕一样的美男子！

众人连忙收回视线，不敢再多窥一眼。只因那黑衣男子的眼神，冷得像死人一样，没有一点生机，连杀气也没有，好似行尸走肉一般，让人看了毛骨悚然。

慕容云舒站在黑衣男子面前，望着那张陌生的脸，许久才道：“八卦楼里不允许戴斗篷。这一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”语气波澜不惊，表情云淡风轻，仿佛她一开始就只想对他说这些一般。

黑衣男子没有看她，兀自将被她掀开的斗篷捡起来，放到桌上，说：“一壶清酒。”

顷刻，慕容云舒像被人施了定身术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只痴痴地望着他，目光变得复杂。

这世上除了他，谁还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？她忽然很想不顾一切地抱住他，非常想。

当慕容云舒回过神来时，自己已经将他抱住，闭上眼，是熟悉的气息、温度。

“小姐，请自重。”

慕容云舒心中的喜悦轰然倒塌，她讷讷地直起身子，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男子，男子用陌生的眼神冷漠地看着她，眼底没有她所猜测的身不由己、情非得已，只有一点点手足无措的尴尬。那是未经人事的少年，被追求者纠缠时的表情。

他不认得她了。

这个认知如一盆凉水，当头泼下来，将一时失控的慕容云舒彻底泼醒。

正当慕容云舒思索着该如何善后时，一道惊呼从侧边传来：“慕容妹子小心！”还来不及弄清楚这声警告因何而起，慕容云舒只觉身子被人抱起，在空中打了一个转。惊魂未定之际，看到的是一张冷漠的脸。

他救了她！

希望再次升起。慕容云舒压住心头的狂喜，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

“你就是白银盗？”黑衣男子放下慕容云舒，问面前的蒙面人。

“不错，我是白银盗。你是谁？”蒙面人粗着嗓子说话，仿佛想掩饰自己的真实声音。

“我是来杀你的人。”

声落，人动。

两条人影立刻纠缠起来。大堂内的食客皆退到一旁——为他们腾地方。

很快，两人由大堂打到后院。

众人想跟上前去看热闹，却被夺魂和索命拦住了去路。两人虽然一言未发，却已向众人发出了这样的信号——越雷池者，死。

八卦楼后院。风起云涌，刀光剑影，树叶哗啦啦地掉了一地。

“行了行了，我投降！”蒙面人双手交叉，挥动做停战状，见黑衣男子也停了下来，才一把撕下脸上的黑面巾往地上狠狠一扔，大有翻身做主人的扬眉吐气之势，“终于把你引来了！也不枉我当了半个月的采花贼！”

“是你？”黑衣男子的声音中透着点意外。

李无奈道：“对，是我。”

“为什么要装采花贼引我来？”

“引你来是因为有人想见你。装采花贼是因为你迟迟不肯来杀我，有人见不得我活得太舒服，所以想出这种阴招来陷害我！”李无奈一口气回答完黑衣男子的问题，声音很是愤愤不平。

黑衣男子沉默片刻，侧头看向站在树下的慕容云舒：“你为什么想见我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救我？”慕容云舒不答反问。

黑衣男子道：“他让我救你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慕容云舒一脸迫切。

“与你无关。”

四个字如一根针重重地扎进慕容云舒心中，疼得她差点窒息。沉吟半晌，慕容云舒抬眼直视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楚长歌，我不知道你这三年来遭遇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你遇上了怎样的麻烦，使你不得不把我当陌生人，但是，我要你知道，你活我陪你活，你死我陪你死，你成魔，我便陪你成魔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不管你认不认得我，你永远是我的夫君。没有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是与我无关的。”说罢，转身离去。

黑衣男子不明所以地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胸口隐隐作痛，望着那